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三

載記十

東漢

劉旻

鈞

繼恩

繼元

附 衛融

郭無為

劉旻漢高祖母弟初名崇美鬚髯少無賴嗜酒好博嘗  
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及

即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周太祖為樞密使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不自安與判官鄭珙謀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益兵以自固三年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已而周太祖遣宰相馮道迎旻子贇於徐州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旻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太祖少賤跡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示之曰自古豈有雕

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益信之太原少尹李驥度  
太祖必不為劉氏立後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  
變旻怒曰驥欲離間我父子乎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  
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贄湘  
陰公旻遣牙將李訥奉書求贄歸太原而贄已死旻慟  
哭為李驥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即皇帝  
位於太原仍用乾祐年號以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  
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

李訥間行使於契丹契丹永康王鄂約與旻約為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鄂約稱姪皇帝以叔父事

之鄂約遣政事令燕王舒幹樞密使高勳

按宋史作契丹主遣政事

令燕王耶律舒幹上樞密使高勳遼史亦作樞密使高勳政史於燕王上脫政事令高勳考遼史勳傳勳未嘗為政事令也顯冊尊旻為大漢神武皇帝旻妻為皇后係訛誤今改正

且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未幾鄂約亦為舒幹所弒舒嚕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於舒嚕求兵以攻周舒嚕遣蕭裕矩率兵五萬助旻出陰地攻

晉州為王竣所敗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袞所敗德袞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

衮

按遼史作政事令耶律敵契丹國志作武定軍節度使楊衮

將萬騎及奚諸部兵

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於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顯德元年世宗親征與旻戰於高平列為三陳旻命張元徽軍東偏楊衮軍西偏自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

昊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昊令東偏先進  
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利也宜少待之昊  
怒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周將樊愛能何徽  
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叛降元徽世宗大駭躬督戰  
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昊自麾赤幟收軍軍不  
可遏昊遂敗日暮昊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周後軍剝  
詞繼至乘勝追擊昊又大敗輜重盡喪昊獨乘契丹黃  
騮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

張元徽戰歿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  
世宗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  
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  
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  
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歸因  
乞援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  
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於  
周世宗召問得中契丹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



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卒廟號世

祖按十國春秋不載旻謚止云葬神武皇帝於交城山北上廟號曰世祖今據補

鈞旻次子初名承鈞既立改名鈞旻卒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舒嚕答詔呼為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為郭公屈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嗣亦是節度故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

用家人禮釣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  
立七廟於顯聖宮以衛融為相段常為樞密使蔚進掌  
親軍子繼恩為太原尹潛約江南西川為外援結契丹  
侵上黨無所得而還宋太祖即位昭義節度使李筠拒  
命遣其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監軍周光遜  
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為援釣即率兵自將出圍柏谷  
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  
臣實憂之釣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釣兵衛寡

弱悔臣之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鈞與周世仇也  
聞筠言亦不悅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  
多不協乃遣宰相衛融為和解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

圖援之

按宋史鈞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宣徽使盧贊將  
騎數千隨筠入寇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援

之而不言衛融和解之事歐史與宋史李筠傳  
所載畧同而世家詳畧互異今據兩史參輯 已而筠

敗死衛融被執宋太祖釋之命融致書於鈞求周光遜  
等約亦歸融太原鈞不報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  
於敗然衛融盧贊吾以為恨爾由此益重儒者鈞自筠

敗後狼狽而歸而宋師亦無歲不至鈞數敗衄建隆四年邢州王全贊攻下樂平詔建為平晉軍乾德二年昭義李繼勳等攻下遼州其降兵率以効順懷恩為名賜以錢帛由是降附者益衆鈞懼以趙文度為相招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國政

按宋史建隆元年太祖親討李筠前軍石守信等殺鈞兵數千

自是以後李繼勳等連歲加兵而歐史全削豈因宋太祖有笑謂謀者云云故不錄歟今仍據宋史補輯無

為為內樞密使段常所識薦其材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詞連段

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請命契丹而鈞多疏畧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鈞益薄鈞自是無復南侵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顥為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孽子為人多智善謀財利五臺當契丹界上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馬都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

即其治建寶興軍繼顯累官太師中書令太祖嘗因界  
上謀者謂鈞曰君與周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  
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  
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  
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  
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  
終其世不加兵鈞立十三年病卒謚曰孝和皇帝廟號

睿宗

按鈞謚號廟號歐史俱  
不載今據十國春秋補

繼思本姓薛氏父釗娶旻女釗初為軍卒漢高祖典禁兵以旻壻除籍置門下釗無材能高祖不見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因怏怏乘醉拔佩刀刺之不死釗即自裁繼思時尚幼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未幾何死旻女亦卒旻乃令釗俱養為子遂冒姓劉釗立以繼思為太原尹釗嘗謂郭無為曰繼思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釗病革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釗卒繼思告哀於契丹而後立服縗裳視事宋太祖

詔李繼勳等率師至潞州敗繼恩軍於洹渦河繼恩自行喪寢處獨居勤政閣鈞故時親信無得從者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思得繼恩首獻宋以邀寵遂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弑之郭無為遣人梯屋入殺霸榮并其黨無為乃迎繼元立之繼元為人殘忍戾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於繼元為諸父皆殺之獨銑以佯愚獲免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



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卒繼元疑為郭氏所殺及立遣嬖者范超圖弑郭氏郭氏方縗服哭鈞柩前超執而縊

殺之劉氏子孫遂無遺累繼元立改元曰廣運

按十國春秋繼

元於天會十二年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至天會十七年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稟命契丹明年改元廣運宋太祖親征太原係開寶二年事即東漢稱天會十三年也歐史及宋史乃云繼元立即改元廣運今仍原文而識之  
宋太祖親征太原繼元閉城拒守太祖命壅汾水以

灌城城中有積草飄出塞之得無害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郭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時繼元恃契丹為援守陴者揚言契丹兵旦夕且至  
會何繼筠敗契丹於陽曲北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  
示之城中由是喪氣知嵐州趙文度遂出將南城為汾  
水陷水注城中宦者衛德貴言郭無為有獻地之謀蹤  
跡屢露繼元遂殺無為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  
其攻具反為宋師所敗是夜壁外忽傳呼繼元降太祖  
令衛士擐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璉曰受降如受敵詎  
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謀者也時宋師頓兵甘草

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請班師太祖  
覽奏甚喜命宰相趙普撫諭諸將而禁軍校趙翰等願  
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不許遂引兵還開寶九年太  
祖又遣党進潘美等分路進師繼元屢戰不利會太祖  
崩太宗即位召諸將還至太平興國四年太祖親征先  
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以驍將郭進扼  
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繼元遣健步  
間道齎蠟丸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

元外援不至饗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  
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太宗奄至親督  
衛士急攻城無完堞乃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  
者不納太宗夜至長連城親督諸將攻之矢集城上如  
蝟毛繼元帳下親信相次出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  
詔諭之并人獨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於家  
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  
表請降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授特

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其相李憚等授  
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護其親屬赴京賜甲第一區雍  
熙三年建房州為保康軍以繼元為節度淳化二年卒

追封彭城郡王

徐無黨曰晏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  
廣順元年建號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國

除凡二

十九年

衛融字明遠青州博興人晉天福初舉進士辟忠武軍  
掌書記漢初為太原觀察支使劉旻稱帝授中書侍郎  
平章事宋太祖即位李筠以上黨降劉鈞繼又與監軍

盧贇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  
汝何故勸劉鈞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  
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  
為陛下用然當間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槌  
擊其首流血被面曳出將斬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  
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既而欲放融歸令  
融先為書諭鈞鈞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乾德初改司

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開寶六年卒

按宋史東漢世家  
比下有趙文度李

憚馬峯三人附傳文度事已附見

載記餘無事跡足錄今俱從刪

郭無為青州千乘人

十國春秋  
作棣州人

少博學有辭辯為道士

隱武當山漢乾祐中周太祖征河中無為謁於軍門太

祖詢以當世之務大奇之將留館門下左右曰無為縱

橫家流今公握重兵不宜親之無為遂拂衣去隱太原

抱腹山劉鈞既敗於澤州日夕懼宋師至求有智謀者

與計事段常薦之鈞召與語大悅與趙文度同秉政意

不協鈞出文度知汾州遂以無為為左僕射平章事兼  
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與無為語及後事謂繼思  
不才無為亦以為然後繼思知其事欲誅之而未有以  
發月餘侯霸榮弒繼思無為使人殺霸榮人疑無為初  
授意於霸榮後殺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宋太祖討之仍  
以詔書招降許繼元以青州節度無為邢州節度無為  
得詔色動一日繼元宴羣臣契丹使亦在無為慟哭於  
庭曰今日以空城抗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



元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蓋無為欲以動衆心也及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為請將兵出擊欲自拔以降值天陰晦而止闡人衛德貴告其事繼元乃殺之以徇

欽定續通志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四

載記十一

西夏

上

李彝興

克睿

繼筠

繼捧

繼遷

德明

元昊

諒祚

李彝興夏州人本魏拓跋氏後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

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敬

按拓跋思敬新舊唐書俱作思恭係宋人避翼

祖諱宋史仍其舊今改正

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

功復賜姓李思敬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度使思諫

卒思敬孫彝昌嗣梁開平三年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

殺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梁太祖即拜仁福檢

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累兼中

書令封朔方王卒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

多言其北通契丹恐為邊患唐明宗乃以彝超為延州

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彛超不  
受代遣邠州樂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彛超果不  
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不克彛超外招党項掠從  
進等糧道自陝以西運芻粟人不堪命明宗遂釋不攻

以彛超為定難軍節度使

按梁太祖拜仁福檢校司空  
以下云本五代史李仁福

傳仁福為夏國之先與其  
子彛超事蹟應列入載記

彛興彛超弟也初為行軍司

馬清泰二年彛超卒遂以為節度使周顯德初累封西  
平主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寇麟州彛興

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衆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遣使以玉帶賜之乾德五年卒贈太師追封夏王

克睿彝興子彝興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吳堡砦砦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三年卒贈侍中

繼筠克睿子初為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

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太平興國五年卒繼捧繼筠弟太平興國七年率族入朝自其先世未嘗親覲繼捧至太宗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初繼捧之入也其弟繼遷出奔及是數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

出為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鎮感德軍屢發兵討繼  
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邊事令圖之因召赴  
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  
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  
心也尋加保忠同平章事淳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  
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禦繼遷朝廷遣商州團練  
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詔遣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李繼隆來討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

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為大校趙光嗣閉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太宗詰責數四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咸平中遷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尋移復州景德元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繼遷繼捧族弟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



繼捧歸宋繼遷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太平興國八年宋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聚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  
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雍熙二年遂與弟繼冲等起夏州誘殺曹光寔於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復破

會州叛附於遼三年遼以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都督

夏州諸軍事復姓李以義成公主嫁之尋冊為夏國王

按連聖宗本紀於統和四年十二月書以王子恆耶律裏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統和四年乃宋雍熙三年與宋史正合而紀於七年三月又書以義成公主下嫁繼遷或係許婚在四年下嫁則在七年也 知

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與繼遷戰於王亭鎮敗績端拱

元年繼捧節制夏臺言繼遷悔過歸欵即授洛苑使銀

州刺史淳化初復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

繼捧乞師及翟守素援兵至繼遷乃歸欵授銀州觀察

使賜名保吉子德明授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宗乃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繼遷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焚掠居民遂攻靈州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乃獻馬以謝至道初又遣左都押衙張浦獻索駝及良馬太宗遣閣門副使馮訥等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

延擊退之二年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盡獲之太宗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太宗命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等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遶靈武徑趨平夏與丁罕合行十餘日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接戰於烏白池不利繼遷復令軍

主史不貳駐屯橐駝口以阻宋人歸路

按宋太宗本紀作延州行營言

破李繼遷於烏白池獲未募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繼遷遁與本傳所載異又太宗命繼隆等五路進

討係至道二年事本傳作三年亦誤三年遼封繼遷為西平王咸平初繼

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繼遷

遣弟繼瑗來謝授繼瑗亳州防禦使繼遷子德明定難

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宋麟府副部署曹瑛率

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榆川殺獲甚衆繼遷攻破定州懷

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叛城遂陷五年繼

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爲西平府遂都靈州朝廷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繼遷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乃引去遂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巴喇濟偽降繼遷受之不疑巴喇濟遽集六谷蕃部及哲伯族合擊之繼遷大敗

中流矢景德元年卒德明立追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  
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元昊追謚曰神  
武廟號太祖

德明

遼史作  
德昭

繼遷子小字額頁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雅

哩克氏既襲位朝廷因降詔撫之德明屢表歸順復奉  
誓表請藏盟府真宗授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給  
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  
獻馬及橐駝以謝嗣是屢遣使貢獻大中祥符初境內

早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及東封又遣使入  
貢加兼中書令遼亦遣使冊為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  
上表求粟百萬宰相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  
詔其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九年因表邊臣  
違約招納逃亡朝廷詔廊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  
邊部毋相攻劫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為皇帝天禧四年  
遼聖宗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為言來攻涼州德明逆戰  
敗之五年遼復遣使冊為尚書令大夏國王德明攻麟



州柔遠岩宋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九年十月德明卒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

曩霄本名元昊德明子小字烏哩克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多大畧通蕃漢文字遼以興平公主嫁之以為駙馬都尉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伊埒格可

許王奪甘州遂立為王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  
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  
可負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德明卒宋  
授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遼亦遣使冊為夏國王  
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勅諸部始衣白窄衫纒冠紅裏  
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威明烏珠凡六日九日則見官  
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  
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  
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  
於國中景祐元年攻環慶路殺掠居人是歲元昊改元

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乃改元廣運

按前史得偽諸國傳中俱依年

次書某年改元宋史夏國傳自元昊稱帝後於每傳末併書改某某若干年傳中則或書或不書與史例未符今據鍾淵暎建元考合之宋遼金三史所載年月事實依其年次悉為補正而識其緣起於此母衛慕

氏族人善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善喜

之族於河

按元昊酖母事宋遼二史俱失載今據續通鑑增輯

慶州柔遠砦蕃部

巡檢威通攻破後橋諸堡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若監押盧訓與戰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等援之次節義峯伏發執宗矩既而放還元昊尋遣令公蘇木諾爾將兵攻冑勒斯齊敗死畧盡蘇木諾爾被執元昊自率衆攻猫牛城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冑勒斯齊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三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還欲南侵恐冑勒斯齊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

侵至馬衙山築城凡川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  
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  
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威明守全張陟張  
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  
青布克青桑圖鄂特戩儒克丹多丹馬多木達瑪勒寶  
惟吉主兵馬雅哩克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  
右分統其衆以備邊及鎮守總五十餘萬又選豪族善  
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

銀牌名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元  
昊自制蕃書命雅哩克仁榮演繹之教國人紀事用蕃  
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復改元大慶宋寶

元元年

按宋史本傳作寶慶元年考寶慶乃理宗年號  
仁宗景祐五年改元寶元本紀於寶元元年十

二月書趙元昊反二年正月書元昊表請稱帝  
改元與此相合則寶慶顯係寶元之訛今改正表遣使

詣五臺山供佛以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廊  
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受冊即  
皇帝位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大夏明年遣使表聞

朝廷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  
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古納克族而去宋環慶  
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  
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元昊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  
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劉  
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  
緯兵五千宋環慶部署任福入白豹城破四十一族焚  
積聚而還元昊尋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行邊至高平

盡發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

擊之

按宋史韓琦傳元昊寇鎮戎詔鄜延涇原同日出師據此則琦止發鎮戎兵未嘗及鄜延諸路也考

名臣琬琰集亦云琦欲發鄜延涇原之師延元昊自將

精兵十萬戰於好水川宋師大敗將校士卒死者萬三

百人元昊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豐州城

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砦屯要害絕麟府餉道為宋

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破於柏子又破於兔毛川元昊

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入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



中多怨之乃引兵歸時宋慶厯元年也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宋知延州范仲淹為書陳禍福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雅里克旺榮復書語猶慢二年復大舉攻定州

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

按仁宗本紀懷敏之死及元昊焚掠渭州在慶厯二年九月宋

史本傳誤作三年今據本紀改正

乘勝直抵渭州大焚掠而去朝廷詔

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遣使以其臣榮旺其弟旺凌威明固鄂特裕正三人書議和然猶不肯削僭號籍以其言未服令自請朝廷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伊

州刺史賀從勗等至延州上書更名曩霄稱男邦尼昂  
國烏珠上書父大宋皇帝而不稱臣烏珠之稱如可汗號  
朝議以為侮玩朝廷不許元昊乃上誓表言前日所掠  
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  
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  
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  
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朝廷皆如約賜  
元昊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

名許自置官屬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  
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  
其國中自若也是歲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岱爾族八  
百戶皆叛遼歸元昊與宗青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  
十萬來伐分三路濟河長驅元昊與遼將蕭惠戰於賀  
蘭山北敗之見遼兵日益至乃請和退師十里元昊親  
率叛黨以待罪惠不從師凡三退將百餘里每退必赭  
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其師度其

士饑馬病因急攻之興宗大敗從數騎走免元昊入樞  
密使蕭孝友若擒駙馬蕭呼都克以歸已而遣使歸其

先所俘獲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按遼史西夏外紀重熙十三年止云党項

等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兵討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而興宗本紀則云十三年興宗親征元昊親率叛黨來降羣臣皆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乃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蕭呼都克為夏人所執俱不言興宗敗運事送條諱之也元昊五月五日生國入以其日相慶賀又以

四孟朔為節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卒諡曰武烈皇帝

廟號景宗

諒祚元昊長子小字寧令格母曰宣穆惠文皇后密藏氏襲位時方期歲朝廷遣使冊為夏國王改元延嗣寧國遼興宗親將兵來伐既渡河諒祚兵遁興宗乃還韓國王蕭惠率師尚進諒祚襲敗之未幾復來伐獲諒祚母於賀蘭以歸時宋皇祐元年也明年諒祚改元天祐垂聖乃遣使上表於遼乞依舊稱臣又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鎮仍乞罷所建城邑不許復改元福聖承道諒祚幼養於母族鄂特彭鄂特彭因專

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楚頁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鄂特彭歲東侵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宋經畧司遣使令還所侵田鄂特彭無歸意嘉祐二年諒祚改元解都鄂特彭遂團兵宿境上至數萬人宋守將斂兵弗戰知麟州武戡築堡於河西以為保障役興戡率將吏來按視與境上兵遇於沙爾碩克朗戡等進至呼喇堆兩軍相去數十步遂分兵四面合擊宋師大潰宋安撫司遣李思道等來議

疆事鄂特彭不聽久之太原府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  
與壘寧伊朗羅壘等合議乃築堠九更新邊禁要以違  
約則罷和市疆事自此始定諒祚忌鄂特彭專或告其  
將叛乃殺鄂特彭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嘉祐  
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願以此迎使者朝廷許之  
明年改西壽監軍司為保泰軍石州監軍司為靜塞軍  
韋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為神勇軍遣使獻  
方物稱宣徽南院使朝廷詔諭非陪臣所宜稱約遵誓

詔諒祚復改元拱化治平初求復權場不許尋出兵秦  
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復大舉攻大  
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為環慶經畧使蔡挺及蕃官趙明  
等所敗种鄂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威明山帳脇降之諒  
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等殺  
之朝廷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畧西方諒祚乃錮送殺定  
者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善及定子仲通以獻諒  
祚以治平四年十二月卒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五

載記 十二

西夏 下

秉常

乾順

仁孝

純佑

安全

遵頊

德旺

覲

秉常諒祚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襲位時年七歲梁氏攝政改元乾道遼冊為夏國王熙寧二年朝廷

遣使冊為夏國主秉常入攻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  
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二砦易綏  
州朝廷賜誓詔約綏州待得二砦乃還秉常受冊而二  
砦不歸朝廷遂城綏州秉常尋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  
從之明年改元天賜禮盛國慶帥衆號十萬築諾果堡  
宋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偏遣偏將李信劉  
甫种詠等出戰宋師大敗郭貴復出兵邛州堡夜入欄  
浪市掠老幼數百又襲金湯無所得惟殺老幼一二百

人以功告捷秉常遂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  
原堡淮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  
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  
九日乃退宋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勃等俱戰死种  
諤謀取橫山領兵先城羅古進築永樂川桑布嶺二砦  
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  
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  
里秉常遂遣將攻順寧砦復圍撫寧悉陷新築諸堡將

士沒者千餘人朝廷遂棄羅古城秉常尋遣使入貢且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不許復改元大安有李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宋邸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弑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朝廷詔熙河經制李憲與种諤王中正高遵裕劉昌祚五路進師又詔吐蕃首領董戩集兵會伐憲總七軍及董戩兵三萬至新市城通鑑作西市新市與戰為憲所敗又為昌祚敗于磨臍隘又為諤敗于無定川

諤遂克來脂進攻夏州兵乏食會大雪遂潰入塞者纔

三萬人

素宋史沈括傳種諤師次五原會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東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

塞中止至宥州奈王井糧盡亦引還遵裕至清遠軍攻

靈州決黃河灌遵裕營復抄絕餉道遵裕兵潰追敗之

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南牟內殿并館庫襲敗統軍寶都

喇卜丹擒百人未至靈州而還初秉常聞宋大舉毋梁

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将獨曰不須拒之

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

魏運兵無食可不戰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時宋元豐四年也明年沈括又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朝廷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來議禧遂于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秉常帥師號三十萬與禧戰大敗之遂圍永樂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魏運皆絕城遂陷將校死者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

計而秉常國中亦困弊矣未幾復大舉圍蘭州為宋鈐轄王文郁所敗又攻德順軍定西城靜邊清遠葭蘆等城砦亦多為宋諸路守將所敗秉常復改元天安禮定時哲宗初即位又遣阿爾班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朝廷許之秉常以元祐元年七月卒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乾順秉常長子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襲位時年三歲以父喪遣使告哀於宋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



砮待歸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元祐二年乾順改元天儀治平朝廷遣使冊為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遣亦遣使冊為夏國王尋攻鎮戎軍諸堡及德靖龕谷等砮四年始稍歸永樂所獲人朝廷遂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砮與之復改元天祐民安未幾圍麟府三日大縱殺掠又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沒烟峽口以自固復遣使請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一砮不許遂大舉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砮東自黑水安

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母子親督柝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宋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遂破金明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皇城使張俞戰沒時宋紹聖三年也宋涇原都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烟峽新砦乾順復以七萬衆攻綏德為鄜延守將所却又為涇原折可適襲獲西

壽統軍威明阿密監軍穆爾圖卜

宋史章榘傳乾順奉其母合將兵數十

萬國平夏疾攻十餘日不克一夕遁去其統軍威明阿密監軍穆爾圖卜皆驍勇善戰榘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史謂乾順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遂屢請命乞和宋史本傳於平夏之戰所載

從畧茲為附識乾順復改元永安時蘭會正鈐轄格烏訥爾以

部落降於宋環州种朴又徼赤羊川獲衆多鄂特且家

屬百五十餘口擒監軍鄂特巴拉及首領喇卜丹鄂特

裕勒乾順因上表謝過已而復以三千騎出浮圖岔來

攻時宋熙河將王慙率兵掩擊古邈川部族乾順率兵

數萬圍之為愍等所敗擒鈐轄威明雅奇又與統制苗履戰於青唐峴復大敗遂遣凌囊威明節等進誓表朝廷詔答之歲賜仍舊乾順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復改元貞觀崇寧二年蔡京使熙河王厚招卓魯克右廂監軍日木多保忠乾順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遼亦以成安公主嫁乾順而朝廷用京計令陶節夫在延川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皆不納又多殺牧放者乾順遂攻鎮戎

畧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以歸又攻涅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初始遣使入貢環州定遠大首領李額頁以書遺統軍梁多凌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兵來可坐飽也多凌遂以萬人迎之宋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多阿克遂以其部萬餘衆來歸乾順築臧底河城復改元雍寧朝廷

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經畧來討熙河經畧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右廂軍與法戰于古古爾兵敗仲武王厚復合涇原廊延環慶秦鳳之師攻臧底河城與戰仲武等大敗乾順以數萬騎畧蕭關而還法等復率師十萬屠仁多泉城种師道亦以十萬衆克臧底河城乾順遂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

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陷遂屠之童貫復逼  
遣劉法取朔方至統安城乾順弟察克率步騎為三陣  
以當法前軍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宋師敗績法  
乘夜遁追斬其首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  
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  
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諸將欲拔之察克曰勿破此城留  
作南朝病塊乃引還宋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人所不  
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果如察克言乾順復改元元

德金太祖破遼兵遼天祚帝走陰山

遼史作夾山與金史異

乾順

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之為金將幹魯等敗於宜水遼  
冊乾順為夏國皇帝金尋遣使議和乾順遂遣巴勒恭  
凌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請受割賜地宗翰承  
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錫伊喇部圖魯濼西之地  
與之時宋宣和六年也明年金滅遼尼堪遣使許割天  
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地約攻麟州以  
牽河東之勢乾順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



州河東八館地陷震威城繼而金將固新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悉奪取其地乾順乃請和於金建炎元年乾順改元正德金帥烏珠回雲中遣使約侵宋乾順許之宋通問使傅雱見金左監軍希尹於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為乾順請熙寧以來侵地蓋金既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宋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從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持詔書賜乾順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乾順兵已躡其後

襲取定邊軍金帥洛索連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乾順  
謀知關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郿延以隸本國  
須當理索取違拒者發兵誅討之宋帥臣王庶因遣謀  
間其用事臣李遇乃止宋開封尹宗澤及知樞密院事  
張浚謀北伐請通書乾順為援詔從之紹興初川陝宣  
撫副使吳玠始遣使通書乾順亦屢遣使至宋復改元  
大德偽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薩里干歸宋不克  
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殺之無遺類乾順

以世輔為靜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  
世輔請兵將報延安之役乾順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  
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為出兵遣文臣王樞  
武臣伊特恭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薩里干走耀州世  
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歸宋河南地乃說  
樞等降宋伊特恭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命王晞  
韓送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晞韓作晞顏以其衆三千人歸宋乾順以  
紹興九年六月卒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

仁孝乾順長子襲位時年十六尊其母曹氏為國母改元大慶樞密使慕容洎弟慕容濬謀反伏誅宋紹興十三年仁孝改元人慶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尊孔子為文宣帝復改元天盛策舉人立唱名法又建內學立通濟監鑄錢封其相任得敬為楚王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奢侈封制蕃字師雅哩克仁榮為廣惠王俄聞金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蔡園川及馬家斃禿頭嶺將分道入

攻宋宣撫使吳璘命鎮戎軍守將秦弼說諭及金兵敗乃還仁孝復改元乾祐任得敬以謀篡伏誅初仁孝之襲位也國內多亂得敬抗禦有功遂為相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乃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不許得敬始有懼心至是誅之仁孝以紹熙四年九月卒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

純佑仁孝長子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襲位時年十

七改元天慶以開禧二年正月廢遂卒謚曰昭簡皇帝  
廟號桓宗

安全乾順孫越王仁友子初封鎮夷郡王廢其主純佑  
自立使純佑母羅氏奉表於金金遣使冊為夏國王改  
元應天復改元皇建為元兵所攻求救於金不許遂侵

金葭州為金將慶善努所敗

業金史本傳侵葭州作崇慶元年事考金衛紹王本

紀及續通鑑安全以金大安三年八月卒明年乃改元崇慶侵葭州在大安二年八月安全未卒之先金大安二年乃宋嘉定三年也今補輯於此安全以嘉定四年八月卒謚曰敬穆

皇帝廟號襄宗

遵頊齊國宗武王彥宗子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  
大都督府主既襲位改元光定金遣使冊為夏國王遵  
頊取金涇州未幾又攻環慶河蘭積石等州既而深入  
臨洮金總管圖們和搏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呼  
達來援大敗之于渭源堡遂陷臨洮後復屢為金兵所  
敗先是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至宋欲共  
圖金復侵地宋四川制置使黃誼不報

續通鑑作  
董居誼

及金

宣宗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遲嘉以重兵宿鞏州遵  
頊畏其侵迫乃遣樞密使都招討甯子寧鐘音赴蜀閬  
議夾攻秦鞏制置使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焞答書飭  
將吏嚴兵以待時宋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及子述罷焞  
持議不可輕動時安丙再開宣閬許之尋甯子寧率衆  
二十萬圍鞏州丙命諸將分道進兵利州副都統制程  
信引兵會攻金元帥遲嘉等逆戰一日十餘戰城不能  
下子寧威明公輔等乃率衆引歸未幾取金來羌大通



等城復屢為金兵所敗十六年遵頊傳位於其子德旺  
自號上皇以寶慶二年三月卒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

宗

德旺遵頊子襲位改元乾定自乾順與金議和不交兵  
者八十餘年至金貞祐初小有侵掠遂至構難十年不  
解一勝一負精銳俱盡至是遣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  
於金稱弟而不稱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亦遣禮部尚書

鄂搏良弼報之

案金史本傳載德旺與金議和  
事未晰今據金史交聘表補輯德旺以

寶慶二年七月卒廟號獻宗

視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既襲位城邑俱為元兵所

破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

視力屈出降時宋寶慶三年也國遂亡

案西夏自拓跋赤辭納款於唐

閱五代迄宋據有西土歷年久遠宋史載其歷世二百五十二年止自彝興入宋以後際之鍾淵映建元考斷

自元吳棊帝為始自元吳以景祐元年甲戌改元寶元戊寅稱帝至寶慶三年丁亥國滅凡一百九十四年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六十一

侍講學士<sub>臣</sub>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六

貳臣傳

臣等謹案春秋以正名分而其功在於懼亂賊史之為義所以植綱常示懲勸蓋其重也我

皇上標人倫之規矩嚴大義之防維

特命館臣於

國史叙立貳臣傳間考列代草昧之初恢天綱鼓舞

動以安反側而備驅使自不得不借才前代於是  
諸史撰述列傳之首人半前官事多勝國未有能  
奮筆削而彰鉞鉞者信乎萬世一時敦人紀樹臣  
鵠必俟夫

聖人而為

天子也 臣 等奉

敕纂續通志謹循仿義例稽據事實進退予奪上稟

睿裁合七史為貳臣傳蓋自唐迄明之初身都兩府而不

能扶危定傾廟鼎已移台鉉再辱則有若李琪鄭  
珏劉昫盧文紀姚顛和凝范質王溥魏仁浦李濤  
吳延祚弁瑗袁朝攀附國賊手持璽綬賣國予人  
則有若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君  
亡別立國破不知城下係累卒自貽禍則有若左  
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搨宗室帝甥后帝主塔  
詛連肺腑棄親即讐則有若楊恭仁師道李鱗耶  
律懷義袁象先蕭仲恭仲宣張承德蕭瑀李宏信

洪義趙延壽手握重兵軍降國滅且効奇計盡  
死力以傾覆故朝至以不親反噬情愧身殉則有  
若段凝康延孝張柔劉整佞倖害政亂賊同產漏  
網新朝反階佐命則有若封倫宇文士及往來兩  
朝再三委贖國同傳舍君如奕棊則有若趙贄張  
中孚中彥始亦奮激敗猶倭彊卒不能固一失莫  
曠則有若屈突通汪世顯文人自命素談忠孝禪  
詔見薄國史託詞則有若陶穀危素又其甚者七



朝宰執八姓奴僕固惜大倫且不知廉恥是人間  
何等事則有若侯益馮道若此者人各異世材固  
殊等小善亦錄大閑已踰彙為三卷以明

聖朝制作為萬世立人極匪特班范以來所未有即鄭  
氏斷斷黜陟前史其義例亦無能窺見萬一云

唐

封倫

屈突通

蕭瑀

楊恭仁

師道

宇文士及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蓆人祖隆之

本傳作隆今  
從北齊書

北

齊太子太保父子繡隋通州刺史倫少時舅盧思道曰  
是兒當自致卿相開皇末從楊素討江南之亂為行軍  
記室素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宮成文  
帝見其制度奢侈怒甚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  
免明日帝果召素勞之素退問何以知倫曰上節儉故  
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  
安矣素以是益竒其才每與論天下事撫其牀曰封郎

終當據此薦擢內史舍人大業中虞世基有寵然不悉  
吏事倫陰為裁畫諂承主意百官章奏忤旨則寢不聞  
峻文法抑功賞由是世基寵日隆而隋政大壞字文化  
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時倫羞  
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必敗乃結士  
及請於濟北運糧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責其諂  
巧不忠罷就舍

舊書云帝以其前代舊臣遣使迎勞通鑑諸書皆不載按德彝本與士及偕來

士及素結託高祖其妹又為昭儀在黎陽時曾手詔倫  
召之剛來時自當有遣使迎勞事然非為彞德也

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三年改官名

以為中書令

按新書遷侍郎下書兼內史今考通鑑改內史今為中書令下書而戎以內史侍郎

封德彝為中書令本傳誤今改

秦王討王世克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

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入見曰世克地雖多皆羈縻其

用命者惟洛陽爾計窮力屈破在旦暮今辭而西則賊

勢復振後必難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

多沮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

何以加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頃之突厥寇太原

且遣使和親帝問羣臣咸請許之可紆戰倫曰彼有輕  
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  
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尋  
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封密太宗立拜尚書右  
僕射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  
既定倫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遭疾卧尚  
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贈司空諡曰明倫資  
險佞內狹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

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又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肺腑隱刺之辭數進忠款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若不蚤立則亟圖之且謂太子曰為四海不顧親分羹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之帝下其議唐儉等請還贈改謚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屈突通京兆長安人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羣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寤免悉達等擢左武衛將軍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

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  
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字  
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  
閩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  
發閩中兵擊之次安定不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  
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  
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帝南幸使鎮  
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



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  
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投長安至潼關  
阻劉文静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静詰  
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獨完然數入壁  
短兵接文静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傳餐文静因  
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  
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  
曰吾蒙國厚恩安可逃難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

受人一刀訓勉士卒必流涕高祖遣其家僮往召通趣  
斬之俄聞京師不守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  
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  
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  
父子今則離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  
君家皆闕西何為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下馬東南  
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  
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臣節故至此為本

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  
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  
通獨無所取帝聞特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  
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  
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蒙陛下更生誓以死許國今  
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  
之及竇建德來援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  
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

數歲召為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  
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為洛州都  
督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  
太宗廟庭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  
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  
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  
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  
追坐舉者魏徵曰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

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  
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  
不問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  
晉王妃乃入長安好學善屬文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  
及即位妃為后瑀寢親寵遷尚書奉御檢校左翊衛鷹  
揚即將感末疾不呼醫曰是可為遁階矣后責之曰爾  
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乃復治疾良已

拜內史侍郎突厥圍帝鴈門瑤進謀曰蕃俗可賀敦與知兵事宜遣使諭義成公主可不戰而解又衆恐陛下平突厥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果圍解帝素意伐高麗銜瑤撤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蕭瑤乃給恐我遂出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募勇敢士擊降之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拜民部尚書封宋國公太宗以右元帥攻洛陽署瑤府司馬武德元年遣

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亦孜孜無所憚上便宜數十事每見納用手詔賜黃金一函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嘗有敕下中書未即行帝責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安危繫號今此承一敕必覆審使前後不謬始得下是以稽留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給還之瑀盡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太宗即位遷

左僕射時封德彝為右僕射與瑀有隙而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又疏瑀親德彝瑀心不平遂工封事論之辭旨疏躁帝怒因與陳叔達忿爭帝前坐不敬免俄拜特

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數月又免

按唐太宗本紀及通鑑太宗初即位

瑀與陳叔達忿爭坐不敬皆罷在武德九年十月至貞觀元年六月始以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新唐書本傳載忿爭事在復為左僕射後前後倒置今移改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

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政朝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



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  
罷為太子少傅不復與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出為  
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之季  
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弗容於昆弟瑀於  
爾時不可以利怵死脇真社稷臣也又謂瑀曰公守道  
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魏  
徵進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  
以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

于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因定太子見三師儀瑀素狹  
中與同僚多不合嘗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  
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憎臧否因為  
瑀曉解瑀以帝有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嘗  
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  
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貶商州刺史未幾  
復其封加特進卒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  
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為太常

少卿

楊恭仁本名綸隋觀王雄子仁壽中為甘州刺史大業  
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敗之破陵遂與  
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嘉其勇決時蘇威宇文述裴  
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昧不法惡恭仁廉正出為河南  
道大使捕賊至譙郡為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及弒  
逆署吏部尚書為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  
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仁素

習邊事盡心綏慰慈嶺以東皆奉貢贊就加納言厥突  
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以疑兵  
懼之頡利遂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舊書作賀拔威叛朝廷未

即討恭仁募驍勇倍道出其不意克二城悉縱其俘  
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武德六年召拜吏部尚書兼  
中書令遷左衛大將軍太宗即位拜雍州牧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  
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後以老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

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  
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  
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  
訓死妻訴之乃誅寶節詔以真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  
睿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神龍中為祕書監貶絳  
州別駕

師道守景猷恭仁弟隋末自洛陽歸高祖授上儀同尚  
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

年拜侍中參預朝政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  
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焉十三年遷中書令太子承  
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治其獄師道因妻前夫子趙  
節與謀乃微風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師道起  
貴胄深抑勢貴親黨以遠嫌而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署  
用多非其才時論譏之從征高麗擢中書令頗不稱職  
改工部尚書復為太常卿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部  
葬昭陵謚曰懿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

與永嘉公主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殺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述子化及弟也開皇末  
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竒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  
大業中為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為鴻臚少

卿化及謀弒逆以主壻忌之弗告

按通鑑考異引蒲山  
公傳言司馬德戡弒

煬帝之謀出於士及又引革命記言帝醞毒酒將殺百  
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陰告之始謀害帝是煬帝之弒  
士及其禍始也然隋書帝紀及諸人傳中並言謀出智  
及化及傳又載智及遣莊桃樹就第殺士及之事南陽  
公主傳又有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之語則二書固未  
可盡信今並從本傳而二書所云則從通鑑分注之

已弒帝署為內史令僭位封為蜀王初士及為奉御高  
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  
之士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殷勤且獻金鑲帝悅  
曰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  
說求督饟濟北俄而化及敗遜與倫等來降帝陽責之  
士及謝備陳往款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乃赦之日  
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妻  
以壽光縣主遷秦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郢



國公遷中書侍郎太宗即位拜中書令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府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喜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為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入為右衛大將軍帝與語或至夜分遇休沐輒馳召然士及益自謹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歎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

少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  
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別封一子  
新城縣公久之復為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  
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  
故然過自奉養服食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  
劉洎白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七

貳臣傳

五代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段凝

康延孝

馮道

李琪

鄭珏

袁象先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

卷六百七

劉昫

盧文紀

姚顛

李鱗

和凝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唐乾符中舉進士及第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華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多賴以全活太祖受禪文蔚為冊禮使及即位仍以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定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末世拜相日與家人相對泣下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太祖受禪為押傳國寶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厯事梁唐晉

漢周常以心疾致仕

按通鑑凝式謂父曰大人為唐宰相國家至此不可謂無過况手持

璽綾與人雖保富貴奈十載何涉大駭為不寧者數日  
五代史補謂疑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而考  
異又載周世宗實錄疑式事梁未嘗有疾同光初始以  
心疾罷天福初致仕在洛然則疑式之疾陶岳以為梁  
興之初實祿以為梁亡之後時事既殊乃心迥異考疑  
式既因後唐復興懼而托疾則石晉革命之後更何所  
嫌善善從長故通  
繼獨取史補之說

居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  
聰悟好學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  
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啟曰漢建安  
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

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  
少好浮屠之說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闕乃  
返初服奉父母避亂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  
觀察支使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  
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天復中為韓建華州判官許州  
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  
以為掌書記薦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受  
禪為押傳國寶副使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太祖受禪為押金寶副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唐乾符中舉進士第歷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坐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左遷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于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還遂趣哀帝遜位為押金寶使太祖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史卷之八十三  
卷六十七  
累拜司空為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為人巧佞阿諛寡廉耻事唐為禮部尚書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舊臣多憤惋切齒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太祖急於禪代欲邀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于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

因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  
名實不稱乃上疏駁議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  
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立德殿顧羣臣自陳  
德薄不足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舊臣楊涉張文  
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咸稱梁  
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自以附會梁得所託  
旦夕引首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  
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

子皆勒歸田里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以備百官友謙遣循至魏州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意雖銳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望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入謁舞蹈呼萬歲稱臣晉王大悅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駭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人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王行瑜李茂貞犯

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  
屢辟不起或謂之曰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  
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太祖即  
位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  
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曉為亂兵所殺贈

右僕射

按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昭矩蘇循六人  
歐陽修五代史舊立唐六臣傳于五代中獨曰

唐見六人者之心無  
唐也亦史家特筆也

段凝開封人初名明遠後更名唐末為澠池主簿棄官事

梁太祖為軍巡使性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其妹內  
太祖故親信之嘗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太祖北征過  
懷州疑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河上  
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

稷亡矣終不罷

按通鑑考異晉人取魏傳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歐史以為太

祖時事非也就使當時曾在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况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云云但史既無年月確據通鑑亦止於凝代王彥章為招討使時附見之今仍從歐史原文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拒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時

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為姦彥章用竒計破唐德勝  
南城巖等匿彥章狀悉歸功于凝凝因納金求代彥章  
末帝惑巖等言遂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  
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  
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  
馳召凝于河上漢倫墜馬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  
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  
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

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  
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  
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  
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莊宗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  
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諂事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遷  
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條  
奏方畧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  
即位勒歸田里明年流遼州賜死



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  
凝軍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末帝任  
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唐拜博州刺史南面招  
討指揮使莊宗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  
張漢傑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王彥章驍將  
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  
疎斥此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  
竊聞議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眾出石會

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  
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  
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  
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  
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  
矣莊宗甚壯其言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  
梁以功拜鄆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  
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

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  
橋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與招撫  
使李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以蜀降延孝屯漢  
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  
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于郭崇韜崇韜有軍  
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  
平蜀之功公等僕隸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繼友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十人殿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詔繼友即誅之繼友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有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友謙

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禍次我及矣延孝部下皆友謙  
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於軍門延孝遂擁其衆自  
劍州反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  
數日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  
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檻至鳳翔莊宗遣  
宦者殺之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  
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文學薦之

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為人能刻苦儉約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置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解學士服除復召為翰林院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孔循勸道少留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京師莊宗弒遇明宗即位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寄也拜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

卽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間歲  
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  
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  
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臨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  
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  
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  
家詩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時水運軍將於臨河  
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

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滿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不曉其言道已去名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于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拜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



國軍節度使徙鎮咸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  
德光于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  
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  
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大傅  
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  
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少矯行取名及  
為大臣負持重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  
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德光嘗問

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屠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也周太祖入京師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受太祖拜如平時遂陽立湘陰公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于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

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老  
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  
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欲自將擊之道切諫  
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  
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  
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  
去卒自將擊敗旻于高平其後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  
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

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謚曰文懿

五代通鑑作謚文懿

追封瀛

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

稱譽蓋如此子吉字惟一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

書即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

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

謚議見稱于時建隆四年卒

按威臣中兩道僕並為尤甚道開唐守契丹漢周並

史中人蜀而終于宋然道文士侷奸言以欺世至自述為忠臣而人亦擬于孔子不特道罪滋甚且以見當時廉壯道喪人心昏昧至舉一世而無復知有君臣大義者為可哀也歐陽修舉管子四維之說以斥道之無耻

傳中於其情罪抉摘無遺至尹起莘乃謂道迎降賈固  
販易人主仕道之濫未有如道者掠哉斯言誠有合乎  
孔子所謂小人之窮者  
特表以為道之定論云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兄玘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  
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服除還拜御史  
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  
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玘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  
千人糧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  
必為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

解矣。訥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之即位。以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以治閭。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遣珽代為留後。珽至許。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授珽。行襲為人嚴酷。其從事魏峻嘗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珽受事乃理。

峻寬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表象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珽皆以文章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書詔皆琪所為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瑄同為宰

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個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倚掖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賴巖等救解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欲以為相梁舊臣多嫉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饑莊宗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



司具儀用樞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  
土德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皆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  
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  
易通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徃明宗  
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請罷  
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然不能復唐舊儀也安重誨  
擅殺殿直馬延琪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  
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

等罷相任園議欲以琪為相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鄭珏唐宰相祭之諸孫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

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名珏問計安出珏曰願  
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未  
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  
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  
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復  
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不  
欲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  
性謹慎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

洛遷汴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獨珪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珪又贊以為宜罷珪在相位碌碌無所為又病聲孔循罷樞密使珪不自安亟以疾求去明宗數留之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卒贈司空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父敬初尚梁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

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友珪弒立末帝留  
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巖曰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  
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  
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末帝既激變  
龍驤軍在東都者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  
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  
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徙

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  
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犖資數  
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  
稱之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  
曰此名為御設也遣還鎮是歲卒贈太師象先二子正  
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  
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  
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

積以襮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  
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劉昫字耀遠

從薛  
史增

涿州歸義人與凡昫弟皞皆以好學

知名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凡  
昫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太常  
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  
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判

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德之而三司吏皆沮怨馮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凡事有稽失者必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二人直因共揚言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為右僕射昫在相位不習典故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當為禮儀使以



其祖諱彞辭馮道改居儉祕書監中書舍人李詳為誥  
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  
諱有令式予何罪也聞者皆傳以為笑晉高祖時張從  
賓反殺皇子重又于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  
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入  
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卒

按通鑑及遼史載晉高祖  
上尊號于遼以左僕射對

昫為冊禮使又昫刪纂唐三百年間國史  
凡二百卷皆其平生大事歐史俱失載紀

盧文紀字子持祖簡求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右補闕

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鎮鳳翔見文紀竒之及入立欲擇宰相左右皆言文紀

及姚顛有人望因悉書清望官名姓內琉璃瓶中夜焚  
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  
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待自卿為  
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  
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  
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  
祖入立即家拜司空卒贈司徒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

按薛史作字伯真京兆萬舉  
年人通鑑亦作萬年人

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  
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  
帝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在相位覲  
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天咸中馮道為相始奏請三  
銓合為一至顛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為三選人多不  
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如之何廢帝為  
下詔禁止晉高祖立罷為戶部尚書卒家無餘貲官為

賄贈乃能敏聞者哀之

李鱗唐宗室子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  
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為  
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  
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陰為莊宗畫  
文禮可破之策文禮敗莊宗以為支使及即位拜鱗宗  
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  
初建鱗瓊上言二祖陵請置臺今縣中無賴子自稱宗

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牒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即持緋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為陵園墺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具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鱗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政事宗室皆為宰相今

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麟雖不材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置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麟言事麟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可遣使招諭重誨乃以玉帶與謀者使為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麟兗州行軍司馬愍帝時為兵部尚書奉使湖南麟與潞王有舊聞入立喜以謂必用已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從誨為麟置酒問其副

使馬承翰今朝廷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  
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紀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  
官報狀示麟顛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麟慙失色還廢帝終  
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文紀作相  
麟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  
傳以為笑後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司徒  
卒贈太傅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舉進士為梁義成軍節度使



賀瓌從事胡柳之戰瓌敗走獨凝隨之不去瓌麾之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及凝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諛諱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

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問時事奏對皆稱旨天  
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  
鄭王留守東京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疑請為宣敕  
十餘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至鄴從進果反  
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遂  
敗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  
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贈侍中

欽定續通志卷六百七